



## 情定西泡院

□陶鹏

西泡院,是故乡小镇西北方向的一个小湖(东北话叫“水泡子”),由于水域面积狭小,如同一般人家的院落那么大,镇上的人们都亲切地称小湖为“西泡院”。

西泡院是镇上唯一有水的地方。

在一望无际的东北大平原,除了几条纵横南北西东的大江大河,其余的土地大多被农田、森林、牧场和集镇所覆盖,像样的湖泊是不多见的。

这就奠定了小镇居民对西泡院的浓厚感情。因为大家知道,一个地方如果没有水,就缺乏灵性和生机。尽管嫩江干流距离小镇不过几十公里,脚下也是松嫩平原最肥沃的腹地,但还是更加依赖于西泡院的滋养,从心里把她当作“母亲湖”。一年四季,春夏秋冬,西泡院是小镇居民的常态化“打卡地”,对她的依赖就像母女一般。

湖的周围是一片尚未开发的田野,夏天来临,就会高矮不齐地生长很多植物。家里养猪的人,都会挎着竹篮,到这里寻找一种叫“芹麦菜”的野菜。

它的叶茎不高,藏在各种植物当中不显眼,需要蹲下来仔细寻找,找到后连根拔起,放进竹篮,不一会儿就可以采满一篮子的野菜。我曾偷偷尝过这种野菜,牙齿嚼烂后,一股苦涩的味道钻进喉咙,急忙吐出来,但苦味半天还在嗓子里打转。没想到人不吃的东西,却成为猪猪们喜欢的美食,看来大自然设计的食物链确实有道理。

除了这种“芹麦菜”,西泡院湖面上漂浮的一层水草,也是喂猪的上好饲料。曾经陪着母亲来过几次西泡院捞水草,由于年纪小,我坐在岸边等候,母亲穿上水鞋水裤下去打捞。打捞上来的水草,需要控干水分,带回家切碎,再喂给猪吃。每次跟母亲来捞水草,我都未免对家里的老母猪表示羡慕,镇上就这么一片水洼,竟然是猪饲料的主产地,而属于我们小孩能吃的东西却寥寥无几。除了一种叫“甜甜”的野生甜果以外。

“甜甜”果的直径大约一厘米左右,未熟的是绿色,熟透的呈深紫色,含在嘴里,轻咬一口,甜汁四溢。这种小野果往往集中在一片区域,每棵秧苗上结满一串,可以让我们一动不动地吃个够。如果吃不完,还可以用塑料袋装一些回家吃,

也算是大自然赐予镇上小朋友的礼物。

到了秋天,是丰收的季节。西泡院被金黄的庄稼地包围着,如同一位被宠溺的公主。一根根高挑细长的玉米秆,挥舞着饱满的玉米穗,讨好着这块同样富有生机的水面。人们在自家地里聚精会神地收割,额头挂满了汗珠,却被秋风统一收集,轻轻地放进西泡院的水里,用来挽留她日渐干涸的肌体。别看她的体量不大,但对于这肥沃而辽阔的黑土地来说,每一个轮回的收获,没有她还真不行。这一点,镇上的人们十分清醒,西泡院浇灌着黑土地,也积蓄着他们的希望,在他们眼里,这不是一个小小的水泡子,而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大海,包容和庇佑着淳朴的人们,让人们在宁静的日子里得到快乐和满足,衍生出新的希望。

下雪了,西泡院在极寒天气的“淫威”下,凝固成了一个整体,甚至被漫天大雪所掩埋。但她却无声无息地承受着,把心中唯一一点热量小心储藏,等待春暖花开的时节再次绽放。即使如此,西泡院也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小朋友。你看,她唤来凛冽的寒风,把压在身上的积雪吹走,仔细地整理了冰面,给我们学习滑冰提供舞台。镇上的小朋友有的带着冰刀,有的带着冰车,有的带着单梯,相约来到冰面,顶着寒风,开心地滑行。不一会,大家的额头上那些热气腾腾的汗珠遇到冷空气迅速凝结,化作两条洁白的眉毛,镶嵌在红扑扑的小脸上,可爱极了。

西泡院见证了镇上的悲欢离合、家长里短、喜怒哀乐。

张家的姑娘考上省城的大学走了,李家的儿子成为化工厂的正式工人,刘家的大姐闹离婚,自己去了南方,于家的大哥酒后骑摩托开到沟里身亡……小镇老了,街道房屋一直以来就没啥变化。西泡院也习惯了这样的环境,陪伴着小镇,跨越千禧,迈进了新世纪,也陪伴着我度过快乐的童年,见证着我离开家乡,去远方寻找梦想。

我曾不止一次地想,西泡院还在不在了?镇上的小伙伴都去了哪里?或许世间最纯真的情感都在童年,如果说想念,童年世界里的一切,一定是最值得想念的。

我也大概懂了,怪不得人们把故乡叫做原乡。

## 窗外月色

□童鸿杰

窗外的月亮渐渐升高,像一只圆圆的玉盘,散发着迷人的光芒。

院子里,外公正在编箩筐。一片片篾青、一根根篾黄,在他的手里穿插缠绕。时不时地,他会停下来拿起一把竹尺拍打几下——啪嗒啪嗒,啪嗒啪嗒,远远望去,他的双腿之间好像夹着一个小小的城堡。

外公的身旁,外婆正坐在竹椅上择豆角。豆角是我跟她一起采摘的。当时我把几个豆角握在一起使劲往下拽,豆角差点被我扯断了。外婆说,别贪玩,挑那些颜色发白的,摸起来感觉硬硬的,一个一个慢慢摘。

外婆择豆角的动作可真快。拿起一个豆角,眼睛看也不看,用指甲把一头掐断,再把豆角的筋撕下来,接着又掐断另一头。三下两下,一根豆角就变成了几个小段。又过一会,她面前的箩筐里出现了一座小山。

“又在发呆,作业有没有做完?”忽然间,有个声音传来,我看到窗外露出了半个圆圆的脸蛋。寄宿在外的姐姐放假回来啦。她的头发更短了,她的眼睛更亮了,她的手里还捧着啥。原来,是一个可爱的萤火虫,拖着一个灯笼。

萤火虫飞起来的样子好看,姐姐踢毽子的样子更好看。你看她,又在窗外踢起来了。她的腿、她的脚、她的身子、她的发梢,都被一个毽子环绕。她会朝前踢,朝后踢,转着身子踢,她还可以用膝盖踢,用脚尖踢,用脚后跟踢。她跟毽子之间,好像有某种神奇的默契。我听到毽子传出来嘣嘣的声音,越听越想出去。可是这《小马过河》的课文,怎么也背不出来。

叮铃铃,叮铃铃,窗外响起了自

行车的铃声,那是在农机厂加班的母亲回了村。这下,我背书的速度加快了。当母亲炒了豆角,吃完泡饭,走出厨房,我已经整好书包,跟着姐姐坐到了外婆的床上。

外婆开始教我们玩手影。这个是小牛,就是你,红霞。听着外婆的话,姐姐的手举起来了,我看到墙上两个牛头有模有样。这个是小兔,就是你,阿杰。我的手也举起来了,可是为什么,墙上投射出的是一只小鸭?不过这小鸭的声音特别响亮,嘎嘎嘎。

“我回来了!”窗外熟悉的声音特别响亮,我听到母亲和刚从县里参加完农技培训的父亲在说话。种蘑菇的技术学了吗?学了啊,专家说,现在蘑菇销量大,都做成罐头出口到日本啦。那我们明年种蘑菇。嗯,种蘑菇,多准备点箩筐装料装土。到时候挣了钱,供孩子们读书。对,多读书,读中学,读大学。大学好,再读个博士更好啦!

“人到齐了,吃月饼喽!”不知什么时候,外婆把一个月饼拿出来了。那是苔菜馅的月饼,有着浓浓的芝麻香味,让我和姐姐忍不住紧紧跟随。咦,院子里的木桌前怎么还摆着一个纸包,纸包里有啥在闪闪发光。月饼,这么多月饼!我蹦蹦跳跳,又喊又叫。我看见父亲在欢笑,外公、外婆、母亲和姐姐都在欢笑。

熟悉的笑声还在耳边,熟悉的笑脸还在眼前,那个属兔的小孩早已过了不惑之年。此刻,窗外,圆圆的玉盘再次出现,那迷人的光芒一点一点渗透整个房间。我看到书桌前,两个精美的铁盒,上面印着“花好月圆”。

总第7126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